

蒋子龙



上卷 人生脚步

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却可以有完美的合适。

家是女人的梦，女人是男人的梦，能将梦转化为现实的夫妻，

才能长久。在现实中偶尔还能一梦的夫妻，就是快乐的神仙眷侣了。

古今圖書集成

卷之...

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

闹非典如被软禁，外界的所有活动都取消了，对作家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，闷头写吧，可游泳馆一关闭，我就蔫儿了。游泳十几年，如同有烟瘾、毒瘾一般，每天早晨不在水里折腾一通，浑身不自在，干什么都没有精神。

天天关在家里，只剩下老两口子相依为命，大眼瞪小眼，几天下来倒是老伴先受不了啦：“你天天闷在屋里老跟睡不醒似的，非典是染不上了，可时间一长这不被关傻了吗？”

闹非典闹的脾气有点邪，老伴的话是关心，我却没有好气地回敬道：“傻了省心，难得糊涂嘛！”

“别抬杠，明天早晨跟游泳的时候一样闹铃响了就起床，跟我去水上。我先打拳，你散步也行跑步也行，实在不想动就站在树林里听鸟叫，或冲着湖面愣神，也比赖在家里不出屋强。等我打完拳咱俩打半小时的羽毛球，我想运动量也够了……”

哦，这是怕我傻了给她找罪，想来已经为我的状态动了不少心思。她本来每天早晨在住宅小区的空场上跟一群女人先打太极拳后耍剑，有音乐，有头领，耍把完了还可以叽叽嘎嘎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不亦乐乎。为了陪我不惜放弃自己的习惯和快乐，这就叫“老来伴”。这个情我得领。

所谓“水上”，即水上公园。是天津市最大的公园，有东西两片大湖，分南北两部分，北部精致，供游人娱乐的设施也更多些。南部浩大，还保留着诸多野趣，是动物园。我之所以从市内所谓的“欧洲风情街——五大道”搬到了市外的“水上花园小区”，就是冲着这两湖水和硕果仅存的一片林木。谁叫我名字里有个“龙”字呢，喜逐水而居。北方太干了，连续多年的干旱，地干透了，人也干透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伴提上一个兜子，里面装上羽毛球和球拍，用矿泉水的瓶子灌满凉白开，还放进两个香蕉，说运动后的二十分钟之内要补充糖分……挺正规，一副教练口吻。到公园门口她先花一百元买了两张年卡，我不觉一惊：“呀，你怎么就断定非典能闹一年？”

她说：“买门票一个人每次是十五元，买月卡二十五元，你说哪个划算？”

“好好好，年卡就年卡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游泳馆一开我就不来了。”

“你爱来不来，好像谁还非求着你不行。”

别看拌两句嘴，一进公园心情立刻就变了。嗨，水阔树茂，微风扬花，春来阳气动，万物生光辉。空气带着花草的清芬，吸一口清凉清新，清澈透肺。我心胸大畅，真想敞开嗓子喊上几声……其实公园里已经有人在喊，此起彼伏，相互应和，有的高亢，有的尖利，有的粗嘎，有的古怪，有的唱歌，有的学戏，有长调，有短吼，有男声，有女腔，有的在林子里喊叫，有的则扬着脖子边走边喊，旁若无人，随心所欲，只管自己痛快，不管别人的耳朵是否能接受。我还不那样，只有走到清静的地方，看看四周没有人了就猛地喊上两嗓子，老伴撇着嘴偷笑。但喊着喊着胆儿就大了，声音也放开了，学虎吼，学鸟叫，只是怎么学都不大像。倒是老伴学布谷鸟叫几可乱真，有时还能跟树上的真布谷鸟呼应上几句……

老伴像野营拉练一样在前面走得飞快，一边走一边指导我：“不能松松垮垮，慢慢吞吞，走要有个走的样子，才会有效果。”我不知道她要达到什么效果？来到西湖南岸的一排大柳树下，她选中了一块幽静清洁的地方准备施展拳脚，我则没有目的地开始慢跑，哪儿热闹就在哪儿凑，有时还会停下来看上一会儿……公园里不同的景区集结着不同的人群，玩着不同的花样，我跑跑停停，停停看看，等我兜了一大圈再回到柳树下，老伴的太极拳已经打完，正拿着根枯树枝当剑在瞎比画。看我回来就收起式子：“你一直在跑？还是又碰上熟人聊天了？”

我说：“行啦，这又不是在家里，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，我跑也跑了一会儿，聊也聊了一会儿，现在就要跟你大战一会儿。”

在公园里想找个可打羽毛球的地方太多了，我们选了一棵大梧桐

树下的阴凉地拉开了阵势，一交手，我的兴致立刻高涨起来。原以为打球不过是哄着老伴玩，谁料她竟能跟我真的打个不分上下。表面上我打的是攻势球，她处于守势，有时我倾全力狠命地连续攻上六七拍，竟不能把球扣死，反而被她回击过来打了我的空当。看来小区的这群老娘儿们不光是打拳练剑，还经常摸球。打球有对抗性、游戏性，因此就有乐趣，我们打了半小时，大汗淋漓，甚是过瘾。然后喝光带来的水，吃了香蕉，回家冲个凉，好不痛快！

从此，每个早晨又成了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。每个人的家都是设在房子里面，但家庭的快乐有时是在房子外面。

人们还喜欢说人的本性难移，人是不可改变的。渐渐地我却觉得自己的性情变了很多。我生来脾气暴躁，小的时候曾骑着牲口打架打到邻村，眼眶被打破，差一点就成了“独眼龙”。当然也打破过别人的脑袋。后来以写作为生便成了文学的工具，性子不由自己控制，就更没准头了。不是有哲人说：自杀有一百种，其中就有嫁给作家这一条吗？以前我不发火的最高记录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，自打去公园跟老伴一块晨练，有一年多没有认真发过火了。

后来非典警报解除，游泳馆开放，我也先到公园跟老伴打上半小时的球，然后再去游泳，她则留在公园里打拳。有时感到光是晨练还不满足，吃过晚饭后也一块到公园里转一圈。说来真是奇怪，一到公



◆ 全家福。

园情绪就不一样，两口子便有话可说……

在这之前，老夫老妻的哪有多少话好说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面对面，还要看电视里的新闻。吃完饭我躲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我最烦她到我的屋里来，我写字台后面的电线如一堆乱麻，她打扫卫生时不知碰上哪一根就会造成死机，很容易会成为闹一场别扭的导火索……所以说，越是离得最近的人越难于交流。好像用不着多说什么，什么都是应该应分，理所当然。别看羽毛球不起眼，可它像个灵物，在两人中间飞来飞去，快慢难测，球路不定，这就有了悬念，有了戏剧性。因此在打球的这半小时里，两人说话最多，笑的最多，喊叫的最多。夏天我光着膀子，下面只穿一件运动短裤，汗珠子跟着球一块飞，我自己痛快，老伴看着也痛快。

生命需要共鸣，有共鸣才有激情。我们是在文革初期结婚的，那时候没有蜜月，也不知蜜月是什么滋味，临到老了，因闹非典似乎闹出了一个“蜜月”。中秋节的晚上，我俩躲开热闹又走进水上公园，静色当天，清光悠悠，林排疏影，湖生满月，四周一片柔和，满园的清辉也将心神透析得清清爽爽。我们慢慢地走着，还象征性地分食了一个小月饼——中秋节嘛，不吃个月饼亏得慌。

当我们兜了一圈走到竹林前的广场时，空中有了露气，天上香满一轮，地上流光一片，我们舍不得离开，总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环境中，老两口子还应该干点什么……可惜我当兵当得不会跳舞，但哼哼曲调还可以，反正四周没有人，我就嘴里哼哼着和老伴跳起了“贴面舞”。这似乎正应了一句流行歌词：

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

地 书

你知道什么是地书吗？如果不懂，赶快去公园里见识一下。

还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带他们去公园，京津的几个公园都去过不止一次。自我的孩子们长大以后，几乎就再没有进过公园的门。二十多年来，公园的变化很大，过去的公园里以青年人和孩子最多，主要是哄孩子的和谈恋爱的。现在的公园却成了老年人的活动中心，到处都是老年景观，到节假日才有一些青年人和儿童，但谈恋爱和偷情的也不多。这是因为公园里的好地方都被老年人给占了，而且还咿咿啊啊地大声喊嗓子，搅了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兴致。幸好现在的年轻人开放、大胆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亲亲热热，用不着花钱再跑到公园里偷偷摸摸。这让人怀疑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但也说明现在老年人的快乐远远高于青年人的想象。

就在进公园的头一天早晨，我就见识了“地书”表演，可谓大开眼界。在湖边的台阶上，有十几位老人各自手握一杆一米多长的大笔，蘸着湖水在地面上写大字。弓腰悬臂，提气凝神，有的工楷，提按顿挫，一丝不苟；有的行书，水润滋漫，神韵自摇；有的狂草，笔走龙蛇，水滴飞溅。无论字写得好坏，都浸润着一种气韵精神，洋溢着一种快乐。

有人写的是现成的豪言壮语：老骥伏枥，老当益壮；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；苍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……

有人在抄写时下流行的顺口溜：春眠不觉晓，麻将声声了，夜来风雨声，输赢知多少……

围观者跟着一块念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每个字都有其含义，每句话都表达一定的内容，于是这种现场地书表演就有了社会性、讽刺性和娱乐性。每个执笔者性格不仅体现在字上，还体现在所写的内容上，使湖边变成一个大娱乐场。写的、看的，在一旁给出词的，起哄叫好的，相互切磋技艺的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……这种地书的大笔都是自制的，笔杆用塑料管或拖把杆代替，笔头则是海绵或泡沫塑料，蘸一下湖水能写五六个字。省钱，省事，用不尽的湖水，写不完的土地，既练字，又健身，还可养神益智。难怪写地书的人越来越多，看地书的人也越聚越多。

其中有位老太太的字写得很见功力，自己写一阵就扭脸指导一下身旁的一位老先生：“你为什么老把字写这么小？抠抠搜搜，瞎瞎糊糊，湖水又不花钱，让字伸开腰，笔画要舒展，不怕难看，就要个大



◆ “填鸭”

气！”

老先生不吭声，笔下的字果然写大了。但字一大，笔画就散了：“你瞧瞧，这么难看，还谈何大气？”

呀？听口音有点耳熟，就凑过去仔细端详老先生的面容。果然很像我过去认识的一位梁总工程师，学冶炼的留美博士。他的太太则是留苏的，当时是另一个大厂的厂长，人称“香水厂长”……想到此我似乎真的闻到了老太太身上有股淡淡的清香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梁太太只要出门就一定会往身上喷点香水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香水这种东西，就是从梁太太那里长的见识。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，“苏联老大哥”援建的项目正如火如荼，梁总作为高级专家也在我们厂呆过很长的时间，每当他的太太到我们厂来找他，在她走过去十分钟内，楼道里还有香水味儿。那时候苏联制造的东西讲究傻、大、笨、粗，连香水的味道都格外刺激。只要她一来，我们就关上楼道两头的大门，禁止闲杂人员随便出入，以便尽可能多保留一会儿楼道的香气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梁总被打成“美国特务”，但他大腹便便、体胖心宽，在厂里挨完斗，回家换一件干净衣服像没事人似的上街混在人堆里看大字报。1968年春天，我刚结婚不久，床铺、柜子、饭桌都是用

旧木料自己胡乱打成的，因此非常想有一个新的写字台。可一般的写字台我的小屋放不下，有天下班后在劝业场花三十二块钱买到一张小号的“一头沉”，可没带绳子，用自行车驮不走。我只好将桌子搬到大街上，等着看见个熟人就有办法了，那个时候城市小而我们工厂大，再加上物质匮乏，大家有空就上大街趸摸点吃的或便宜的东西，在市中心会经常碰上同事或熟人。果不其然，不大一会儿工夫就看到梁总顺着街边的大字报溜达过来了，我突然大叫一声，吓得他一激灵，我赶紧凑过去小声说：“我得给您找点麻烦，是您回家给我拿条绳子来，还是在这儿替我看着桌子，我去找绳子。”他选择了后者，等我找来绳子还帮着我把一头沉的小写字台捆到自行车的后架上……

想起这些往事，我忍不住想笑，便直起身子学着梁总的口吻说：“好，水边写水字，字水灵，人滋润。”梁总身边的老太太扫了我一眼，到底是留苏的，气势还像“苏联老大哥”那么冲：“什么叫水字？这是地书，懂吗？我们有个正经八百的地书协会，会员比在纸上写字的书法家协会的人还多！”

我赶紧改口：“失敬失敬，地面练地书，越练越地道。”

老先生也借机站直了身子，看我半天才笑着慢悠悠地说：“你是大笔杆子？（这是我在工厂时的外号）”

我笑了：“您果然是梁老总，几十年没见却在这儿碰上了。”

“你一定是几十年没到公园来了？人们不是经常感叹世界真小吗？何况一个城市！”

“不错，一个留美的炼钢老博士，一个学机械的留苏专家，如今都成了地书协会的会员，好风雅，好情趣，越老越精神！”

梁总摆手：“行啦，别咬文嚼字，我知道你的本意是想说，水边写水字，越写越水，字水人也水……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赶忙摆手。

老工程师依然像过去那么风趣，年近八旬还有这般风采，我想跟他天天在水边练地书有关。于是我向他请教了制作地书笔的方法，打算回家也做它一管，以后也常来湖边凑凑热闹。

相依为命的和谐

你只要经常去公园，时间一长准能结识一些有味道的老夫妻。

老曹两口子的年纪比我大，他们每天只是拉着手在公园里慢走，走一圈之后就在长臂猿的铁笼子前做他们的“夫妻操”：男的先双手扒在栏杆上，弓起背让女的捶打，从肩到臀，细细地捶拍一阵，然后再把腿架到栏杆上，从上到下又捶个溜够。

我在旁边看着都舒服。

女的给男的捶完了，男的再给女的捶，程序一样。只要他们两个一捶打，笼子里的长臂猿就响应，追逐，吼叫。先是由一个猿挑头：呜哇儿呜哇儿……首领叫过几声之后，全笼子的大小猿就跟着一起呼应：呜哇儿呜哇儿呜哇儿……

一边叫着一边撒欢，抓得铁笼子呼呼山响。



◆ 与妻子比肩

我问老曹：“这些长臂猿认识你？怎么你们一亲热它们就闹腾？”

老曹说：“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它们是妒忌，是模仿，是给我们俩助兴。”

老曹是南方人，曾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，“文革”中被下放到市郊的干校，老婆跟他离婚自己回南方了。每到秋天，干校会分点粮食或地瓜之类的东西，他没有家伙盛就装在自己的裤子里，把两端的裤脚系死，扛在肩膀上回城。他现在的老婆当时是跑郊县的汽车售票员，看他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只要他一上车就给他张罗一个座位，车上人太挤的时候就把售票员自己的座位让给他。

其实老曹把粮食扛回家也没有人吃，渐渐地就开始把粮食往那个女售票员的家里扛了。售票员是天津姑娘，嘴茬子厉害，卖票的嘛，什么人都见过，什么嘎杂子琉璃球都能应付，但他们结婚后过得很好，这就叫合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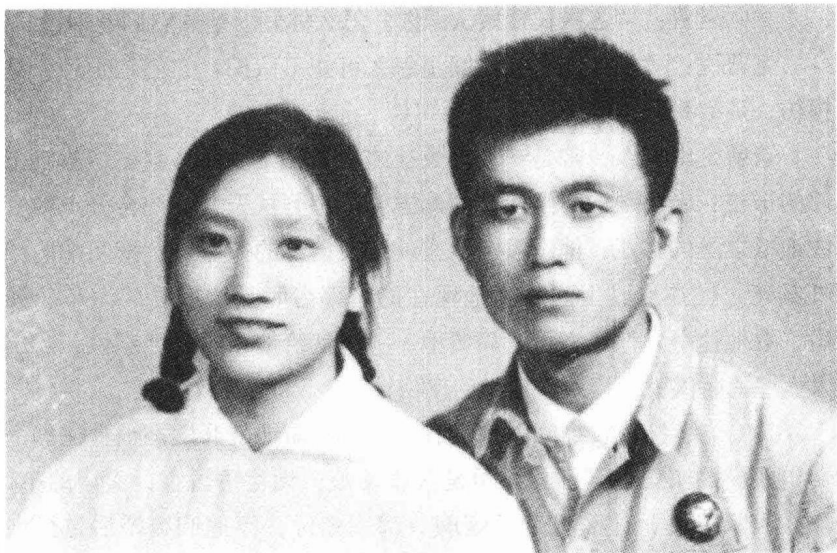
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却可以有完美的合适。家是女人的梦，女人是男人的梦，能将梦转化为现实的夫妻，才能长久。在现实中偶尔还能一梦的夫妻，就是快乐的神仙眷侣了。

另有一个老齐，曾是一家有四百名员工的企业主，连续两次决策失误，把企业整黄了。后又借了两万元开了个土产杂货店，不想开张没多久被一把大火烧光。老伴急火攻心脑出血，幸好抢救及时，保住了性命。

老齐每天早晨用车推着老伴在公园转一圈儿，哪儿风景好、哪儿有好看的就推着老伴往哪儿去。这一圈儿遛下来要两个多小时，然后回家，在路上顺便买了早点，服侍老伴吃完早饭，自己便扛着板凳上街去磨剪子抢菜刀。

他卖手艺有个习惯，客户身上有零钱就给，没带钱就下一次再说，下一次如果忘了也就作罢。老齐经历了大起大落，把什么都看淡了，越穷越简单，活得简单了负担就少，人反而更豁达。他们有儿子，提出要接他们过去，老齐不干，他说凭自己的手艺够吃够喝，老两口子这样挺自在。

只要有老伴在，他的房子就是家。有家，自己的心就有地方存放。心放好了，别的东西都丢了也不怕。他还给我念过一首唐寅的《叹世》：



◆ 1968年夫妻合影

富贵荣华莫强求，强求不成反成羞。
有脚伸处且伸脚，得缩头时且缩头。
地宅方圆人不在，儿孙长大我难留。
皇天老早安排定，不用成忧不用愁。

这是唐伯虎受徐经（徐霞客的曾祖父）会试作弊案的牵累，在大牢里被关了一年多，后来虽侥幸保住了性命，却断了前程，只能回乡以卖字作画为生，饱尝世间冷暖，作此诗聊以自慰。不想老齐竟能倒背如流，可见他的内心承受力也很不错，在物欲横流的商品世界也算得上是位高人了。他高在不仅能上能下，能富能穷，而且穷得不失尊严。

人有钱活得体面很容易。没有钱了，就必须有大智慧，才能活得快乐而有尊严。

公园里许多看似很寻常的老夫妻，背后或许都有不寻常的故事。

我还注意到另一种现象，凡一起到公园晨练的夫妻，大都是和谐快乐的，经常闹别扭的或同床异梦、分床异梦的不会到公园里来。老话说，男人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两样：好老婆和好身体。但不能由此而推断，凡不来公园的就不是和谐快乐的夫妻。只能说公园里确能调节性情，对上了岁数的人更是如此。

空啊，想啊！

“空”——是现代家庭中的一种时髦。

空巢、空房、空心、空荡荡……而许多人竟都喜欢炫耀这种空。比如“空巢”，一跟人谈起自己的子女在国外，脸上就难免放光，甚至别人不谈自己也要把话题往这上面引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家是空巢。好像中国的年轻人在外面都混得人五人六，让空巢家庭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
但，凡有人向我老伴询问我们女儿的情况，哪怕是由衷地称赞，只要我在场就急忙使眼色制止，如果来得及就偷偷地狠捅对方一指头，急令他闭嘴或转移话题。因为不论是在什么场合，家里、大街上、超市里、会桌旁，也不论旁边有没有外人，只要一提起女儿，老伴眼窝里的水龙头立马打开，咸水紧跟着就哗哗地流出来了……

我忽然一下子发现妻子老了，就是在几年前女儿决定要出国的时候。女儿原本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和她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对口，一个人的收入等于我们老两口子的工资总和，做父母的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好操心的了，就等着抱外孙子了！谁料她工作两年后，偷偷地通过了全部考试，等办好了所有出国手续才通知我们。

老伴一下子慌了，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能搞得到的中国好吃的东西做给女儿吃，我自然也跟着沾光，却还是提醒她说：“你只顾让女儿闹一肚子好杂碎，实际是害了她，出国后不是会更想家吗？”老伴已没有心思或没有工夫听我斗嘴磨牙了，她完全陷入事物性的忙乱之中，做吃做喝，买这买那，将母亲的疼爱全部化为物质。到女儿要起程的前一天夜里，妻子几乎哭了多半宿，一开始我百般解劝，将我能想到的现代年轻人出国留学的种种好处全跟她讲了，为人父母不能天天盼着儿女翅膀长硬，却又害怕他们飞走，更不可将我们的关爱

变成女儿的负担，永远将他们局限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……岂料我说得越多，她就哭得越厉害！我索性不劝了，干脆鼓励她大哭特哭哭个透，把眼眶子里的咸水全部流干净，省得明天到机场再哭，那会害得让女儿也红着眼泡上飞机！

哪有那么好的事？这都是我一厢情愿想得美，机场一分手一时半会再想见女儿可就没那么容易了，还舍不得不哭？我费尽心机，磨破了嘴皮子，用一个又一个的事物性的细节问题纠缠住她们娘俩的大脑，不让她们有时间想那种难舍难分的事，可随着过关时间的迫近，妻子嘴里叮嘱着一些事物性的问题，眼泪却无声无息地汨汨而下，这比痛痛快快地哭更难受。原来俗语所说的“眼泪哭干”是完全不符合事实，母亲眼窝里的咸水是无穷无尽的……哎呀，这哪里是去留洋呵，纯粹是遭罪！

古人说，女儿身上系着母亲的性命。女儿一起飞，我们不是松了一口气，而是心也跟着一块悬起来了，哪里还睡得着觉，一点点计算着女儿到达英国的时间。我也曾多次出国，相信没有一次能让妻子的心如此悬挂。开着电视，开着大灯，没有心思干别的，却又不能不干点别的，心里清清楚楚有一架小飞机在慢慢地向西飞。以前不愿意女儿走，现在又恨不得她快点平安到达。父母的心呵，真是操瞎了，横竖就没有放下的时候！凌晨两点多钟，电话铃终于响了，女儿声音响亮，透着一种兴奋，完全没有我们还沉浸在离别中的那种情绪。她已经到了英国，从机场花八英镑乘出租车直到大学，也找到了自己的宿舍，先报个平安，等会管理员给了房间的钥匙，把行李搬进房间再跟我们细说。不想这行李一搬就没有结果了，电话铃再也不响了，这时候当父母的就不往好处想了，女儿那里必定是出了麻烦，她提前预订的宿舍搞错了？出租车司机把行李弄错了，甚或他不是个好东西……这个急呀，如果她只报个平安，不说等一会再来电话我们就可以睡觉了。她留了个悬念，可把老爹老妈的心给吊起来了！直到凌晨四点多钟她的电话才来，原来人家孩子看见校园非常幽静，古树很多，草地洁净，湖水湛蓝……就抑制不住先兜了一圈，然后好向我们讲得更详细一些，同时她也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。

可我们还一夜未睡哪！我当时没有怪女儿，只是从骨子里恨英国。一个中国重点大学毕业的女孩子，并不是没有见过大学的校园，



◆ 父女情深

她舍弃家庭的亲情，男朋友的爱，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这代价不可说小。可她刚刚踏进英国大学的校园，就感到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！到底是什么偷走了她的心？中国，还有家庭以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怎么就留不住儿女的心？可见家庭并不具有完满的幸福，注定是有人要出去，也有人要进来……

如此说来家里年纪最大的人（也就是老母亲的），就只剩下哭的份了。心头肉远走高飞，哪能不想，哪能不哭？不哭干什么去呢？退休了，又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干，思念好歹也算是一件事呀！但不能老想，不能老哭，她的眼泪也太不值钱了。说来就来，足见是人老了。但老归老，身体又很好，这也得益于经常哭。现代科学证实，流泪是一种很好的排毒方式，哭得多体内因消化食物而产生的毒素就被清理得干净。我曾经在给女儿的信里说：“你出国最大的好处是能经常让你母亲服用免费的养颜排毒丸！”

光是默默地流泪还不行，还得要跟女儿说话。只要她想起女儿来就如百爪挠心，必须得立刻知道女儿在干什么，是安全的健康的，而不是出了什么事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得立马听到女儿的声音，通不上话简直就可以发疯。经常在国际长途上煲电话粥她又心疼钱，就在网上装了电话，安上扩音器，价格便宜得让她可以不想价格了。这下可好

了，我们家经常开国际电话会议，老伴对着话筒像领导作报告，家长里短，天气冷暖，亲朋变化，国际形势，物价指数……最长可以说上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。我是旁观者清，经常听到是老伴在说，女儿被问到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就说几句。于是我就劝老伴，你有时间，女儿可没有这么多时间陪着你聊家常。老伴说，女儿可以把音量放大，听着我说就行了，她在房子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不跟在家里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一样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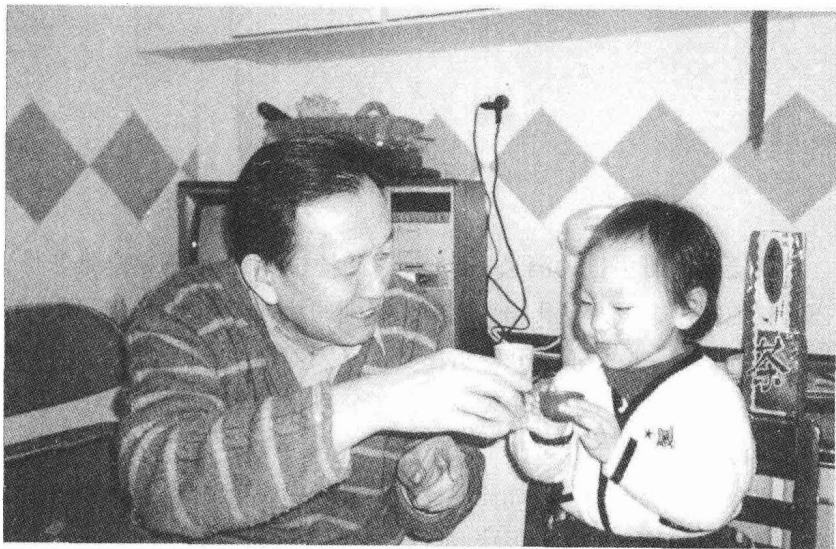
哎哟，我算服了。但话太多也有误事的时候，零七碎八只顾扯闲白，丢了主题。那一年女儿的生日，当娘的自然要打电话祝贺。但电话打通以后不知怎么就把话题扯开了，从嘱咐春天要多喝败火的苦丁茶，到出门别忘了带雨伞，因为英国的气候阴晴无定……几十分钟过去了，倒把祝贺女儿生日的事给忘了，眼看要说“拜拜”了，女儿忍不住自己先提了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们不祝我生日快乐吗？”女儿说着说着竟然在电话里哭了，当时我也在电话旁边，心里一阵刺痛，随即老泪也跟着下来了，悔得真想抽自己的嘴巴！

女儿从来都没有这么在意过她的生日和父母的祝福，她这是想家啊，想她的老妈老爹啊！我一直以为她很适应国外的生活，她的独立性很强，喜欢吃西餐，学习的压力又大，不会太想家，也没有时间想家。她这一哭让我明白了，不光是她带走了我们的心，正像闻一多先生所说，家也是个贼，同样也偷走了女儿的心。她这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生日，她想家，她怀念以往父母给她过生日的情景……平时她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她已经习惯了英国的生活，在那里很快乐，其实她是怕我们惦记她，她的全部成熟和历练都是表演给父母看的。女儿大了，无论她多么地需要出国深造或已经适应了国外的生活，她都不可能不想家，家在她的心里，走到哪带到哪。

好在英国的研究生教育也类似填鸭，专精博涉，生吞活剥，功课压力很大，学生不许打工。女儿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法学硕士的学位证书，往后是继续读博士呢，还是找工作？自然要听听我和她母亲的意见。我迫不及待地先表态，不能再往上读了，女孩子还有好多人生的功课要做，光读书就读傻了，读废了，女孩子的学历越高在生活中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几率就越小。女儿在电话的那头吃吃笑，我知道她笑什么，却也顾不得了，此时我这个当爸爸的眼光短浅而又

实际。而且希望她把求职的眼光转向国内，她是学商业法的，恰巧赶上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一定有不少机会。有位英国朋友把她推荐给一家英国公司，英国人很精，现在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很多，正需要雇佣懂中国商业又受过英国教育的人为他们工作，在商业谈判中代表英国公司的利益跟中国的公司讨价还价。我明确地告诉女儿，这份工作让我心里感到不舒服，如果是倒过来就好了。这不能简单地硬往爱国或不爱国上拉，更多的恐怕还是自爱、自重的问题。

其实我心里还有没说出来的潜台词，一个女孩子挣那么高的薪水干什么？不是说钱多了烫手，在商品社会收入太低不能算是好事，但要看付出怎么的代价去得到高收入，生活中还有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，比如结婚，建立自己的新家庭……光靠电话交谈我总觉得不牢靠，几个月后正好剑桥大学请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我在剑桥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和妻子住到女儿那里去了。由女儿带着在国外到处跑，会见外国朋友时由女儿做翻译，那感觉真是可以用甜蜜、用陶醉来形容！但，女儿再亲，国外再好，却不是我的久留之地，该跟女儿说的话都说了，就把妻子留下一个人先回国了。一是考虑妻子跟女儿还没有亲近够；二是算计当妻子想回国时，女儿或许不放心让老娘一个人乘机，就娘俩一块回来了。



◆ 与孙女干杯